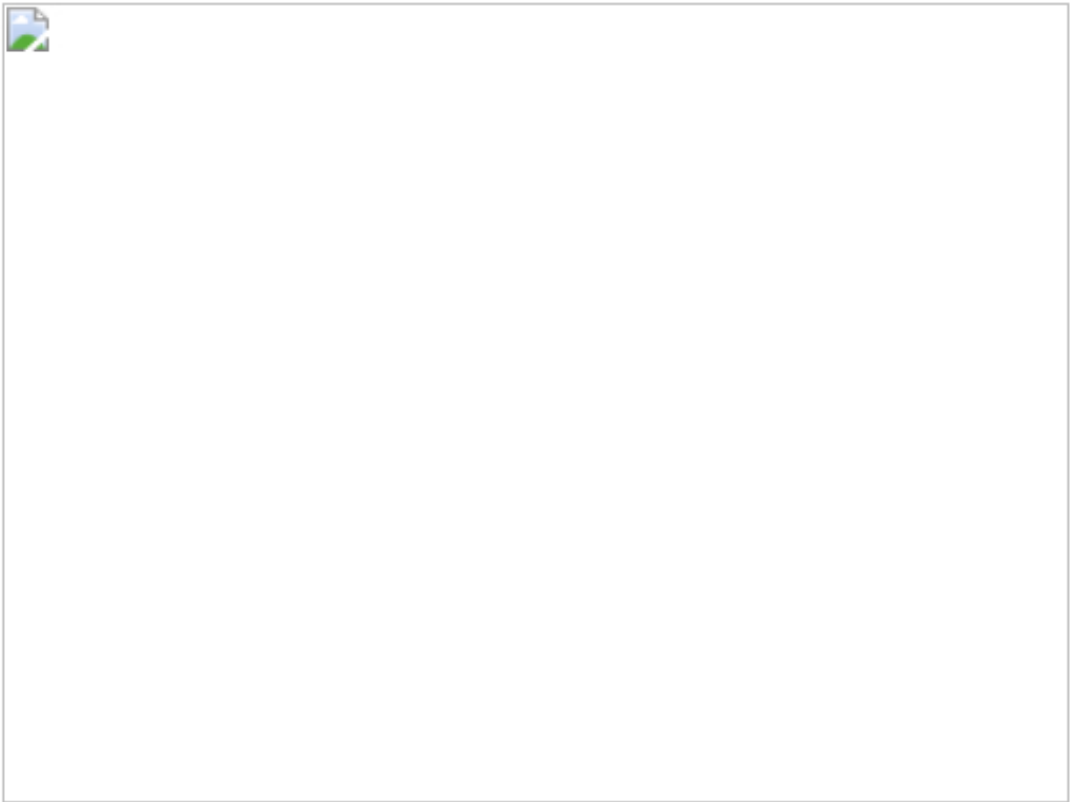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父與子
文·尹啟銘



(圖片取自：http://www.webjong.com/main_frame.htm)

朋友邀我晚上到大直聚餐。

恰逢下班尖峰時刻，兄弟飯店捷運站擠滿了人。讓走了一班，擠上了第二班，就著車門，握住根柱子，總算有個立足之地。

旁邊博愛座有個空位，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先生擠了過來，坐了下去。車行約莫一分鐘，這位先生大概有所發覺，看了看我，站了起來，帶點不好意思對我說：「這是博愛座。」比著手勢要我坐，我和他笑了笑，沒有動作，兩人就這樣站著。先生的旁邊站著位年輕人，臉上長了幾顆青春痘，有點青澀，身前擺個大行李箱；先生的前面則是放了個大袋子，裡面裝著像樂高的組合作品，兩人應是一起的。

我帶點好奇問說：「這是機器人？」

憨憨厚厚的臉浮出了笑容，好像碰到了識貨的，他說：「這是我兒子的自動化作品，明天要帶他去參加大學入學考試。」

碰到有為的年輕人，難免習慣性的要鼓勵一番，於是我告訴他，走機電整合自動化是很有前途的方向，將來是智能的時代，自動化是核心的部分，希望他兒子能夠在硬體和軟體方面同時加強。

大概是碰觸到作父親的最感驕傲的一塊，他的話匣子立時大開，滔滔不絕的告訴我說，他們是從雲林上來，家裡還有一個小兒子，兄弟兩人感情非常好，功課都不用操心，平常課餘就是一起動手玩機電的東西，有時玩上頭了，晚上覺都不睡，將來弟弟也要和哥哥走同樣的路。

此時，作兒子的靜靜站在一旁，時而露出仰慕的眼神，盯著父親眉飛色舞，凝聽父親的驕傲，似亦在享受因父親對他的肯定而湧現的驕傲，父子兩人在絃的兩端，隔著距離，卻同時浸在感應的電流裡，這是多麼難得的畫面！聽著聽著，不知不覺我眼前也跑出了當年父親陪我上交大的情景。

那是46年前了，考上交大，要上新竹註冊。第一次出遠門，第一次搭火車，很多第一次。父親帶著我從台南出發，搭的是當時對號列車最低一級的對號快。一路上父親告訴我如何驗票、看班車、找月台；上了車，告訴我，這是對號車，等下會有人來倒茶水；到了近午，教我買了便當，又告訴我火車便當的特色，完全把我當土包子看待，而我也真的是個土包子初出遠門。

由於車票難買，只買到臺中，父親又教我如何補票，然後在台中站著把位子給讓了，父子兩人就在車廂最後一排的後方站著。

很年輕的時候，因為車禍，父親的腳受過傷，傷好後無法恢復到原來的情況，不耐久站。從台中到新竹，大約一個半小時，對父親來說，應是有點辛苦，但只看到他一臉愉快，一路談笑風生，一改平日嚴肅對兒女的神情，不知是在享受兒子上大學的喜悅，抑或刻意在掩飾對兒子離家的不捨，在他不說話的片刻，可以感覺到，他的嘴角掛著微微的落寞。父親小時受日本教育，是個典型的大男人主義，不太善於對子女表達他內心的情感，我們對他的感覺，都是嚴肅、嚴格的層面。

到了學校，很快辦完註冊手續、搬進宿舍，把該做的事安置妥當，父親遲疑了一陣，才對我說，本來要陪我過一夜，但是天色還早，決定還是回台南去。要我好好照顧自己的話半句也沒交代，卻告訴我，車票很貴，要我隔久一點才回家。

於是我送父親到宿舍門口，看著他的背影，一步步的孤單，首次把手中握住的風箏的線放得那麼遠，肯定他知道我將會有一段想家煎熬的過渡期，心中定有許多的不捨，但是，他並沒有回過頭來，任憑我心裡喊了千百次，只顧著漸去漸遠，也把孤獨留給了疼愛的兒子，讓他自己面對從未有過的無依和蒼茫，此時，我相信他的眼裡和我一樣都含著淚水……

車子快到大直劍南站，我趕緊脫下帽子，向那位父親自我介紹，告訴他，以後如果孩子有甚麼需要幫忙的，可以和我聯繫。

戴回帽子、下了車，迎上來的是滿天燦爛的星斗，有這麼優秀的兒子，哪裡用得著別人的幫忙！

